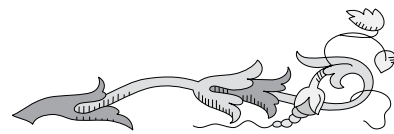


The Node 枝幹的嫩葉萌芽處



The Node 是由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 (專業支援) — 紅絲帶中心，為推動全球愛滋病活動而制作的中英文刊物。

日內瓦，2008年11月27日
新聞稿

將性行為與傳播愛滋病病毒刑事化 會窒礙針對愛滋病傳播的對策

12 日內瓦2008年11月27日報導 — 成人性行為之刑事化及侵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權，會窒礙世界各地針對愛滋病病毒傳播的對策。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促請各國消除以上的法例和政策，因為這樣會妨礙公眾接收愛滋病病毒的預防資訊及得到治療；並立例保護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令他們免被歧視、脅迫及被監察其私生活等。

最近，一些國家和地方組織正考慮擬定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如將同性戀定為罪行、利用科技追蹤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行蹤、強制性愛滋病病毒測試，以及強行更生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士。這些措施既妨礙預防愛滋病工作的進行，又為接受治療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帶來負面影響。這些措施不僅侵犯人權，更進一步標籤受影響社群。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總監畢比達博士稱：「恐同(恐懼同性戀)是全球遏止愛滋病疫情的五大障礙之一。如社會人士、非政府組織、政府及國際組織不尊重及不致力推廣不同性向人士的權利，我們將無法遏止愛滋病。」

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作出不同形式的限制，無論是限制他們外遊、監視他們的行動，或是將傳播愛滋病病毒刑事化等，都不是建基於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這些限制只會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社會隔離，並加速病毒的傳播。

透過法律去減少標籤和歧視、保護私隱、提倡性別及性向平等都有助挽救生命。目前，只有26%的國家據報有法例保障男男性接觸社群，而全球則有84個國家立例禁止同性戀性行為。

於2006年「關於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問題的政治宣言」上，各政府承諾消除此等法律障礙，以及通過法例保護這些弱勢社群。而有反歧視法例以保障男男性接觸社群、吸毒人士和性工作者的國家中，在預防愛滋病的工作上都能達致更高的覆蓋率。

聯絡：Mallory Smuts | +41 22 791 1697 |
smutsm@unaids.org

關於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是一個聯合國的創新合作項目，匯集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秘書處與十個聯合國系統組織的力量和資源，致力防治愛滋病。秘書處的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並在超過80個國家設立辦事處及駐員。透過聯合國的專題小組和愛滋病的合作計劃，使各地經由聯合國系統推行就愛滋病疫情作出的相關行動得以協調一致。其

他發起機構包括：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UNHCR)、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FPA)、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處 (UNODC)、國際勞工組織 (IL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和世界銀行。請瀏覽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網頁 www.unaids.org



世衛就衛生界別回應男男性接觸社群 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研討會

黃偉明醫生
衛生署特別預防計劃



研究顯示，男男性接觸社群 (MSM) 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相對一般人為高。然而，針對男男性接觸社群的預防愛滋病活動卻只能接觸到社群的1%人口。就此，世界衛生組織 (WHO) 聯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AIDS) 在2008年9月舉辦了一次全球男男性接觸社群愛滋病疫情諮詢交流，其中一項會議的建議是將全球性的建議在地區層面跟進。

因應這個情況，在西太平洋地區便舉辦了一個名為「衛生界別回應男男性接觸社群感染愛滋病病毒情況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在2009年2月18日至20日期間在香港舉行。合辦是次區域性研討會的機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辦公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研討會為期三天，目

的為促成國際及本地專家一起關注男男性接觸社群愛滋病病毒傳播情況的出現/再出現；不斷從經驗中學習及查找不足；並找出機會及方法，以加強衛生界別對愛滋病/性病的預防、護理、治療及策略性的資訊的全面性回應。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在開幕禮上致辭時指出，香港政府在預防及控制愛滋病疫情方面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辦法，而鑑於全球及本地的男男性接觸社群中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個案均有上升趨勢，香港在2007至2011年期間推行的5年愛滋病策略中，把有關預防工作列為優先處理項目。在同一典禮上，衛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更進一步指出，研討會提供一個重要及適時的討論平台，讓大家共同關注區內男男性接觸社群中感染愛滋病病毒逐步升級的傳染趨勢。

大約50名分別來自澳洲、柬埔寨、中國、斐濟、香港(中國)、日本、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紐西蘭、巴布亞新畿內亞、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等地負責男男性接觸社群感染愛滋病相關計劃的政府官員、專家及非政府機構代表，以及約30名本港觀察員出席這個為期3日的研討會。區內各國的積極參與有助確保各國特有及具體的關注和議題能在會議上能得到適當討論。同時，此平台亦為本地負責男男性接觸社群愛滋病預防工作、治療及護理人員提供一個向海外專家學習的寶貴機會。

是次的研討會既互動亦有成效。研討會達致的建議，為區內國家在男男性接觸者社群進行愛滋病預防、治療及護理等方面提供重要指引。建議包括收集關於男男性接觸者及跨性別人土的策略性資料，如流行病學及生物學/行為學方面的監測數據；加強區內不同國家之間的數據收集、分析，以及數據分享；加強對醫護人員的潛能建立以助



其回應男性及跨性別人士性健康方面的需要；建立一個廣闊而區域性的男男性接觸者與愛滋病專責小組，以推行及鼓勵衛生界別的主動參與；推廣高成本效益的男男性接觸者愛滋病預防干預工具套裝；促進創造一個更有利環境；對資源進行優先次序分配及為高愛滋病病毒感染環境發展一套「高效干預套裝」。

雖然為期三天的研討會議程緊密，與會的各地代表仍有機會體驗香港這個著名旅遊勝地引人入勝的地方。舉行研討會的第二天晚上，與會代表被安排乘船到南丫島參觀，並在島上其中一家著名的海鮮酒家品嚐海鮮。基於大家的正面反應，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不久將來再次到香港旅遊。



大阪之行－談論愛滋病病毒

陳志偉醫生
衛生署特別預防計劃



秋天的日本時常會令我聯想起美麗的公園和遍地色彩繽紛的落葉景象，除了櫻花盛開的季節，這時應該是造訪日本的最佳時刻。

事實上，我是因一個「錯誤」的原因，為着一個愛滋病會議，在11月25至29日到訪京都與大阪。不過事後才發現，今次到訪日本是非常正確，所得的收穫遠遠比平日往日本拍照留念的多。

在這次造訪期間，我以香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大阪，由日本愛滋病學會舉行的第22屆週年

會議(<http://www.secretariat.ne.jp/aids22/index.html>)。會議上，我負責講述有關香港愛滋病的流行情況及面對的挑戰。會議有一個環節是集中於愛滋病病毒在亞洲的流行情況，中國、韓國及台灣代表都發表他們的現況，及後更進行深入的小組討論。我們十分榮幸得到主辦機構—京都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木原正博教授帶領我們參觀他的研究部門，並講解有關愛滋病病毒在日本的研究進度和流行情況。

我並不打算在此再次詳述會議的內容細節，但我卻很渴望能與你們分享我在整個旅程的體驗。

由於語言上的隔閡，使我對於日本處理愛滋病疫情的方法一向不甚理解。加上日本獨有的文化，某程度上，更令我以為彼此在愛滋病疫情上也有著實質上的分別。

實際並非如此，香港與日本兩地的愛滋病情況十分相近。我們同時都面對男男性接觸社群感染愛滋病病毒數字急劇飆升的挑戰。而我們亦採用類同的監察機制—自願及不記名的呈報機制，因此我們亦分享了這個機制不足之處。還有，在整體愛滋病病毒感染率保持低水平時，亦要同時保持警覺性等挑戰。事實上，按照兩地的人口數目，香港的呈報數字是日本的5.6倍。而跟紅絲帶中心一樣，木原教授的部門亦是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主力針對愛滋病病毒的社會流行病學研究。

然而，兩地不同之處應更具啟發意義。雖然日本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全面普及，但其中的少數群體並不受惠，由南美洲回流的日本人便是典型的例子，這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及對流行病的控制。另一邊廂，香港同時就醫療改革進行磋商，徵收醫療服務費亦漸趨明朗，但議程中卻沒有提及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對於這

種昂貴但能救回生命的治療藥物，是應該值得大家更加關注的！

日本對愛滋病的研究，擁有強大的科學理念與新穎方法，面對過早有性行為問題及高中生性行為的上升趨勢，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的京都合作中心著手計劃改進青少年預防愛滋病病毒的工作，從而開拓出一個獨有的模式—(the Well-being of Youth in Social Happiness)，WYSH不單只針對「初步對象」，即青少年，他們還顧及家庭成員和教學人士等第二級對象，他們相信行為是透過社會與群眾間的互動而形成，因此加強學校、社團組織、家長和醫療機構的互助、分享來改善問題。這個模式已被大部份的日本學校廣泛應用，而中國浙江的大學生亦在2008年嘗試採用這個模式。

木原教授的研究部門以國際成員團隊為榮，除了來自伊朗的首席助理Dr Szamani外，其餘的成員有來自非洲、南美洲和緬甸，他們藉著所得的科學研究結果，在伊朗成立美沙酮持續治療和交換注射針的項目，此項工作無疑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他們仍參與其中，希望建立一個監察行為的系統。

很多時，我們在參加完一些愛滋病會議之後，慣常會說雙方增進了一定的瞭解，但這次旅程令我對日本真的有了更新的認識，不僅成為香港流行病學的真正伙伴，更是一個模範的學習與合作對象。



四川地震的思考

杜聰
智行基金會創辦人

2008年5月的第二個周末是個難忘的日子，先是5月11日母親節，接着5月12日剛巧是佛祖誕辰紀念。不少香港人都利用這長周末與母親共敘天倫，或去佛寺參拜上香。萬萬想不到就在佛誕當天，中國四川汶川地區，發生了一場8級

大地震，造成超過6萬人死亡，數以萬計的居民流離失所。相信對不少子女來說，今年的母親節可能是與母親度過的最後一個母親節。地震後的日子，筆者不斷在思考，我們可以為地震災民做些甚麼？

動員愛滋遺孤 幫助災後孤兒

作為一個相信社群互助自救精神的工作者，我嘗試結合過去10年在智行的工作經驗，並思考我們的優劣。當時的第一個想法是動員受我們資助，出身自愛滋病家庭的大學生負責救災工作。由於我們對受災兒童有工作經驗，我們打算將工作重點放在受地震影響的孩子以及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們身上。在過去的6、7年，筆者透過智行基金會，在內地的華中地區走訪了不少深受愛滋病影響的村落。那裏的成年人，因為貧窮而賣血。由於採血的方法不衛生，不少村民感染了愛滋病病毒。遺留下他們的孩子成為孤兒。筆者曾到過一些村落，成年人口感染率超過百分之四十。



16

從2002年開始，智行基金會便對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提供助學。智行不建孤兒院、不建孤兒學校，而把資源投放在社區，讓孩子可住在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家裏，在其土生土長的社區長大，並把他們放回當地的一般學校，讓他們融入社區，跟沒有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一同讀書，一同長大。

在經歷過愛滋病給他們生活所帶來的重重苦難後，我相信我們資助的大學生更能了解四川地震受災兒童現在所經歷的徬徨無助，和失去父母的痛苦。加上同學們跟他們年紀相若，是愛滋遺孤中的優秀大學生，因此更適合，也能更有效地去幫助他們，並成為他們的模範。

實地考察

地震發生後的第三個星期，我和智行兩位員工到達四川，到訪了幾個受地震影響較嚴重的地區，包括什坊、綿竹、漢旺等地，亦拜訪了幾家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實地考察給筆者的感覺是地震影響的範圍很廣，但嚴重程度不一，所以資訊有點混亂。由於政府及民間均有很多不同的救助，災民的流動性很大，長期跟蹤救助的可能性不大。此行印證了筆者的想法，即

隨著緊急救助的需要減少，重建工作將馬上展開，但更長期的心靈創傷的修補須急切展開。

提供心理治療

正如在華中地區的愛滋遺孤一樣，受地震影響的兒童極需要心理支持和精神上的幫助。多年來奔走於外界所謂的「愛滋村」之間，筆者最為感動的莫過於當地兒童面對逆境的勇氣和堅強。他們不單是沒有半點怨言，在默默承受愛滋病在家庭和地區所帶來災難的同時，還要無助的眼睜睜地看著父母離世，年紀輕輕便要經歷人生的最後階段。

而他們的父母大多在家裏病上一兩年，在沒有足夠醫療護理及藥物的情況下，沒有尊嚴地死去。作為子女要天天看著父母與病魔鬥爭的情景，束手無策，一定十分難受。當時筆者想，他們飽受貧窮、疾病和歧視，長大後可能有很多心理問題，一定要及早處理。

集過去智行對受心靈創傷兒童的工作經驗，我們正在四川地震災區開展一些曾經在河南和安徽開展過並推行成功的活動，譬如家庭採訪、物資發放、心理輔導，以及和這些孩子們一起遊戲等。我們也在研究提供助學、建立閱讀室和重建學校等需要(具體細節會進一步完善)。



暑期工作踏出第一步

智行基金會在成都的辦公室已經成立，將會有一些當地員工及香港義工值班。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受愛滋病影響的大學生，自願自發地去四川，幫助受地震影響的兒童，是一件非常好而又有意義的事情。目前已有20名智行資助的大學生從他們所就讀的大學啟程前往四川，他們將會與受地震影響兒童一起度過一個難忘的暑假。他們有心回饋社會，利用暑假，去四川幫助其他人，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勵的事情。

聯絡方法：info@chihengfoundation.com